

尤
今



爱是一朵花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尤 今
爱是一朵花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是一朵花 / 尤今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6

(百合文丛)

ISBN 978-7-5399-3634-6

I. ①爱… II. ②尤…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2914 号

书 名 爱是一朵花

著 者 尤 今

责任编辑 蔡晓妮

责任校对 吴月芹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字 数 240 千

印 张 18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634-5

定 价 27.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永远的街灯

- 003——三代父女情
- 009——无锡的八叔
- 016——只有相思无尽处
- 021——一锅鸡汤
- 025——稿纸后面的男人
- 031——美丽的大循环
- 038——小男人
- 041——玻璃弹珠
- 044——诺言
- 048——爸爸的手杖
- 050——重生的酒涡
- 053——女儿的心
- 059——永远的街灯
- 062——雨衣
- 064——金雀枝
- 067——活着
- 071——三代女人的文学情结
- 078——天涯哭此时
- 086——彩霞中的侧影

炊烟袅袅岁月长

- 093——美丽的起点
- 099——悸动的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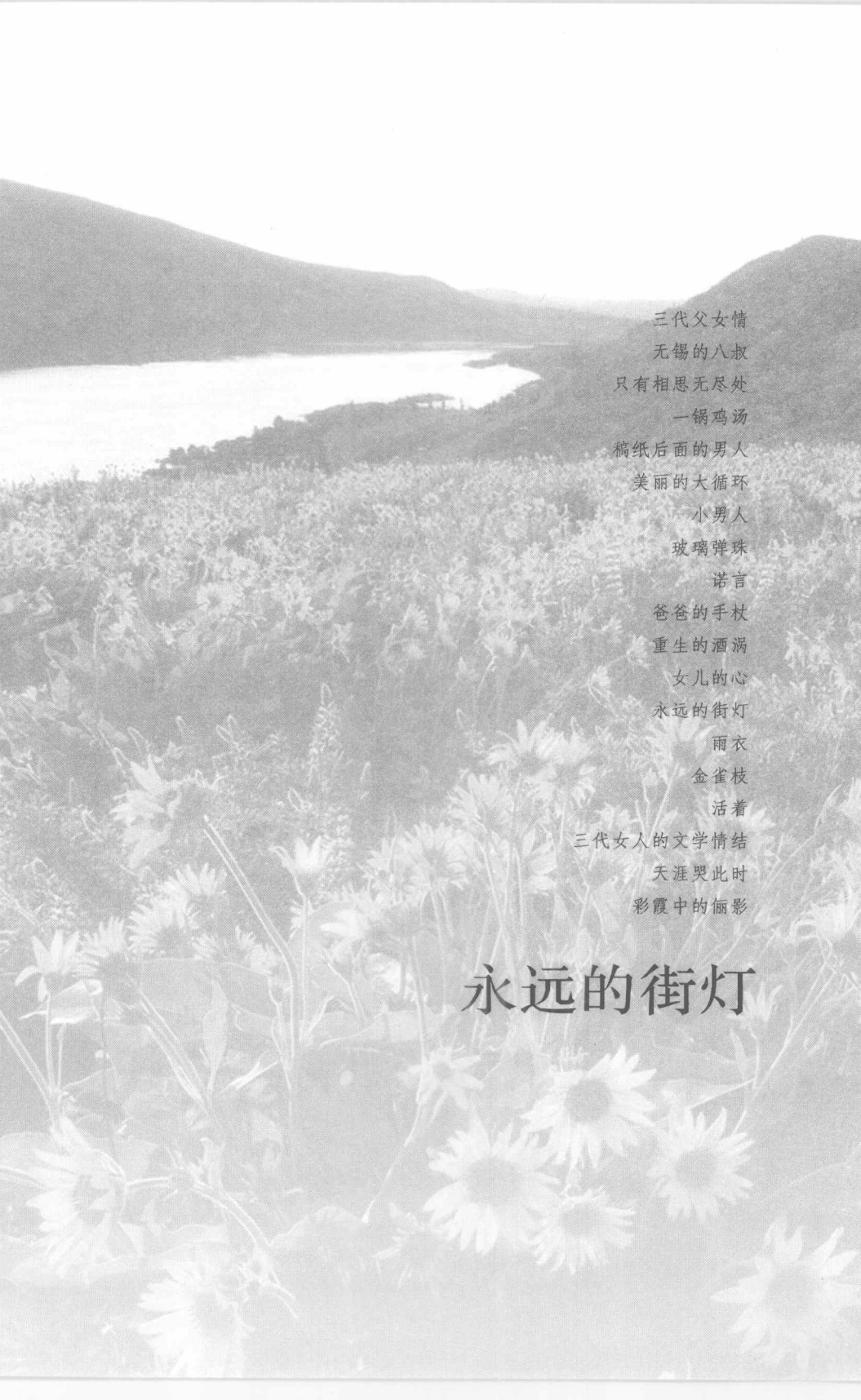
- 101——游戏的规则
105——缝纫的故事
109——两场大火
112——炊烟袅袅岁月长
116——鱼来雁往情长在
120——尼古丁里的座右铭
123——楼上有楼
126——玩具火车
128——绿毛龟
132——桌布
135——玉蜀黍和香蕉
137——流泪的红砖
140——沙漠的悲欢岁月

雪花飞舞那一夜

- 151——人间有爱
160——蝙蝠叔叔
166——香伯
169——符大娘
173——亮泽
175——两代之间
180——伤
184——答案
188——雪花飞舞那一夜
193——枪影内的温情
201——龙脊山上的黄金梦
207——春天竟是如此妩媚
214——火车上的故事
217——彩虹和清溪
224——小镇立在葡萄绿影中
235——欢笑满墓园
243——汉堡那碗闭门羹

目 录

249	波兰那支断弦的琴
255	一壶清茶喜相逢
269	快乐的哲学
275	自绘人生图案的女人
282	尤今简介



三代父女情
无锡的八叔
只有相思无尽处
一锅鸡汤
稿纸后面的男人
美丽的大循环
小男人
玻璃弹珠
诺言
爸爸的手杖
重生的酒涡
女儿的心
永远的街灯
雨衣
金雀枝
活着
三代女人的文学情结
天涯哭此时
彩霞中的侧影

永远的街灯

三代父女情

井

外祖父是一个长得非常好看的男人。他从商，可是，饱读诗书的修养却使他有着一种独属于哲人的丰采。他肩膀很阔，手指很长。深邃的眸子常常在沉思时发出湛湛的亮光，像两盏忧悒的灯。他喜欢穿浅色的长袖衬衫，柔柔的蓝色，或者，淡淡的米色，这些柔淡的色泽，把他魁梧的身材衬托得修长修长的，别有一股飘逸的气质。

然而，这样一个俊秀的男人，在他儿女的眼中，却和老虎并无两样。

他们怕他。

有一件事，是母亲百说不厌的：

“我们很喜欢在怡保祖屋大门前面那条长长的走廊里玩耍，然而，每回玩得兴高采烈时，看到你外祖父回家的身影，大家都有一种魂飞魄散的恐惧感，一溜烟地逃上楼去。在楼上玩了一阵子后，听到他咚咚咚地上楼的脚步声，大家也都不约而同地静了下来。等他步入卧房，我们便又一股脑儿地逃下楼去；杂沓的脚步声，把那一道古老的楼梯踹得咯吱咯吱响。”

怕他，只因为在那遥远的年代里，外祖父和大部分为人父亲者一样，惯于把高高在上的尊严做成一个道貌岸然的面具，长年长日地挂在脸上。对儿女，他话不多，每一开口，从嘴里溜出来的每一句话，都好似钢铸铁制的，有不容反驳的威严。他不骂孩子、不打孩子，可是，孩子看到他，

然而，这样一个俊秀的男人，在他儿女的眼中，却和老虎并无两样。

便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只在地上蠕蠕而行的小蚂蚁，渺小而卑微。

实际上，外祖父感情充沛，但是，他把心门严密地关着，刻意不让孩子看到、触到他那颗柔软的心。

母亲说：

“我们心里有事、嘴里有话，都不会、也不敢向他说。”

曾一度是怡保殷商的外祖父，是通过丰裕的物质供应，静静地传达父爱的。

他好似一口很深很深的井，井里有着清冽甘甜的水，然而，无知的小孩，却都把这一口井看成是危险的象征，不敢、也不肯主动地接近它；更明确地说，他们只看到井的幽深诡谲，丝毫感受不到井水的清凉宜人。

他好似一口很深很深的井，井里有着清冽甘甜的水，然而，无知的小孩，却都把这一口井看成是危险的象征，不敢、也不肯主动地接近它；更明确地说，他们只看到井的幽深诡谲，丝毫感受不到井水的清凉宜人。

说起来难以置信，母亲一直到披上婚纱的那一天，都不曾与外祖父有过任何一次深入的交谈！

真正地透过外祖父冷峻的外表而接触到他柔和的内心世界时，母亲已步入了哀乐中年。

那年，我们一家子回返怡保省亲。年过六旬的外祖父，站在祖屋门口迎接我们。他的背脊，依然直直地挺着，保持着年轻时的良好风度，唯一不同的是，他的眼睛和嘴唇，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满满满满地含着慈和的笑意。

逗留在怡保期间，母亲和他，常常在闲来无事的下午，坐在轻风徐来的客厅里，絮絮地谈天。旧的事、旧的人、旧的记忆，一则则、一个个、一桩桩，像溪、像河，潺潺潺潺地流到了眼前来。他们说、说说说、说说说，细细碎碎的谈话声，好似无处不在的微尘，飞到祖屋的每一个角落。

横在父女两人间那一层无形的隔膜，在岁月的冲洗之下，遁去无痕。

然而，这时，外祖父这口古井，已近枯竭了。

七十岁那年，他撒手尘寰。

母亲心里，有着很深很深的遗憾，总觉得还有很多很多的话来不及和他说、来不及听他说……

湖

作为一三六部队的成员，父亲在日本侵略马来亚期间，曾经豁出性命，在幽深的丛林里训练抗日分子，积极策划抗日活动，过了好几年出生入死的日子。

战争结束后，他到怡保拜会当时担任霹雳州树胶公会会长的陈同福先生。就在陈府，他邂逅了陈家长女，两人一见钟情。

结婚之后，四个孩子相继出世。

我是老二。

父亲在我眼中，像湖。

平静、温馨；平和、温文。

他并没有用管理军队那种纪律严明的方式来管教孩子，反之，他注重交流、注重沟通。

小的时候，他说，我听；上了中学，我说，他听；成人之后，双方亦说亦听，彼此有说有笑。

在双方频繁交流的过程当中，父亲把许多可贵的人生哲理和信念刻意传递给我；然而，我们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时代，难免会有意见相左的时候。比如说吧，他主张凡事忍让、退让、相让，就算自己吃了亏，也得坚守“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大原则；可我认为，在顾全大局的情况下，我愿“牺牲小我”地忍一忍、让一让，但是，如果“忍和让”只为了息事宁人或是姑息他人，我绝不。尽管看法不同，我和父亲之间却始终不曾有过面红耳赤的争执。

和外祖父那种“我叫你坐，你绝对不能站”的父权至上的管教方式比较起来，无疑的，父亲是倾向于温情的教育方式的。可是，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父亲却也采取了绝无转圜余地的“铁腕政策”。就拿我结交笔友那事来说吧，父亲便大刀阔斧地来了个“斩草除根”。

在当时那有声媒体并不盛行的年代里，结交笔友是一般中学生的风尚，然而，那一次，当父亲在报上的“征友栏”

小的时候，他说，我听；上了中学，我说，他听；成人之后，双方亦说亦听，彼此有说有笑。

隔了许多年的今日，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好像毒蛇一样蜿蜒地爬进我心房深处那种悲酸已极的感觉。

中发现了我的名字后，居然化身为鹄守于信箱旁的一头猎犬。征友启事刊登之后，我的家，便进入了酷寒的冬季：一方面，笔友的信，好似雪片般飞来；另一方面，父亲的脸，罕见地结上了霜块。不许我拆信，更不许我读信，从信箱里取回了大叠大叠的信后，他以不容反抗的语调，令我用橡皮筋子捆起来，自己拿到垃圾桶去丢。隔了许多年的今日，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好像毒蛇一样蜿蜒地爬进我心房深处那种悲酸已极的感觉。父亲以“可能会误交损友”为理由，硬生生地捏死了我想结交笔友的意愿，我在泪如雨下的怨怒里，觉得他是个不合情理的父亲。等我看到他“霸道行为”后面的苦心与爱心，已经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父亲把我们几个孩子当作是“果仁”，他自己呢，则是果仁外面的那层硬壳，义无反顾地为我们挡风、挡雨、挡霜、挡雪。他密切地注意着果仁的成长，丝毫不让果仁有被蛀虫蚕食的机会。这样的一种管教方式，毫无疑问的，注入了很多的“保护元素”。在温室里顺畅地成长的孩子，步入五花八门的社会后，必须付出双倍的努力来抵挡外界的风和雨、霜和雪。不过呢，在外面受了伤以后，在流血流泪的当儿，我们总会想到那一个万里无涛的大湖泊，而我们也确知，当我们负伤带血地来到了湖畔时，湖水会以它最温柔的呢喃来抚平我们的伤痕。

溪

小女儿诞生时，我和外子，都是年过三十的人。

看到眼睛黑亮而双颊鼓圆的她，对于“掌上明珠”这句成语，我们有着具体而又深刻的感受。

日胜对她而言，既不像井、也不像湖；像的，是溪，一道源源不断地流淌在她身畔的溪水。

父女俩的关系，是亲切的、亲昵的、亲爱的、亲近的。

她在地上爬行时，日胜为她鼓掌打气；她摇摇欲坠地学走时，日胜伸手扶她；她哇哇大哭时，日胜为她拭眼泪；

她牙牙学语时，日胜给她读故事；她会行走时，日胜为她买脚车；她略识之无时，日胜给她买百科全书。

她事无大小，必定向日胜报告。两岁时，他抱她在怀里，含笑地听；四五岁时，他让她坐在膝上，快乐地听；七八岁时，他给她挨在身畔，侧耳细听；现在，她十二岁了，依然喜欢踮着脚，把下巴抵在他的肩膀上，再以双手环绕着他的颈项，细声细气地在他耳畔说悄悄话；而他，也总百事不管、全神贯注地听。对于她所说的一切，有时他附和、有时他赞赏；有时他批评、有时他指正。在科技发达而有声媒体发挥着惊人影响力的今日，在我女儿的字典里，找不到“俯首称是”或是“唯唯诺诺”的字眼，每回当日胜对她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时，她总据理力争，日胜从不滥用父亲的权力来剥夺她的发言权，总是好脾气地让她说、让她辩、让她争，从而培养与发展她的逻辑思维。

尽管爱她如珠如宝，可是，日胜并不愿意成为刻意保护她的那一层外壳。他要她自个儿发展出抵抗外界“疾病”的免疫能力、他要她自个儿找出避免虫蛀的良策。

有一回，日胜在无意中发现了她利用国际网络的电子邮件结交笔友，他既不曾大发雷霆、更不曾横加制止，只是把她唤到跟前来，条分缕析地向她陈述结交笔友的利与弊，让她衡量得失之后，自行决定继续交往还是终止通信。又有一次，她要求日胜在学校假期来临时，租赁东海岸的假日营以让她和朋友欢聚数日，然而，日胜只答应担当她的经济赞助人，至于申请假日营的手续和细节，她必须自行安排。

在这种兼具感性与理性的教育方式下，我亲爱的女儿，在温柔敦厚的个性里，渐渐发展出一种凡事独力思考的能力。

小 结

三个不同的时代，三种不同典型的父亲，以迥然而异

他要她自个儿发展出抵抗外界“疾病”的免疫能力、他要她自个儿找出避免虫蛀的良策。

的方式来包裹他们对儿女的爱。

外祖父那一代的爱,像榴莲。它以一层尖刺满布的厚壳来裹住果肉,果肉虽然知道自己备受保护,但是,那闪着寒光的尖刺,却让人觉得凛然不可亲近。

父亲那一代的爱,像胡桃。胡桃的外壳是圆的、滑的、玲珑的、可触可亲的。果肉躺在那层硬硬的果壳里,安心、安适、安全、安恬。可是,那一层密不透风的壳,却也严严实实地阻挡了果肉窥探外面世界的机会。

果肉躺在那层硬硬的果壳里,安心、安适、安全、安恬。可是,那一层密不透风的壳,却也严严实实地阻挡了果肉窥探外面世界的机会。

日胜这一代的爱,像开心果。果壳微裂,果肉微露。果壳以内,有一个温馨的世界,充满了叫人开心的笑声和笑影;然而,这个世界,不是封闭式的、也不是庇护式的,露在壳外的果肉,必须自个儿去承受外界的风霜雨雪,在自我进行调整的情况下,慢慢成长、成熟……

无锡的八叔

二〇〇二年，决定利用九月份的短假到无锡去玩玩时，爸爸殷殷嘱咐我，一定得去看看他排行第八的弟弟。这个弟弟，就住在无锡。在众多兄弟姐妹当中，爸爸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说他身子孱弱，行动不便，性情抑郁。问爸爸该给他捎些什么，爸爸说，就带多一点驱风油吧，因为他常年风湿痛，好像只有新加坡出产的驱风油对他有效。我心里想，八叔肯定是对南洋的生活念念不忘，家乡的药油因此才会对他发挥出如此强大的功效。

一住进锦江酒店，八叔的电话便来了，约好了次日晤面。

八叔诞生于新加坡，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从新加坡千里迢迢地飞赴上海，入读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后，分配到南京铁路局工作，过了一段“学以致用”的美好日子。一九六六年，暗流汹涌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具有“海外归侨身份”的八叔，理所当然地被批成了臭老九，发配到工厂去当机械工人。那是一段身体与精神都饱受折磨的经历。后来，八叔因身体多病而提早退休，与这段痛苦不堪的日子，有着绝对的关系。

那是一段身体与精神都饱受折磨的经历。

一九七四年，爸爸到无锡探访八叔，看到他那简陋得根本找不到贴切语言来形容的居住环境，真有潜然泪下的悲酸。当时，他住在一幢木屋里，矮矮的屋顶严重地向下倾斜，人坐在屋里，站起身来时，一个不小心，便会惨惨地碰到屋顶而金星乱冒。屋里没有水电供应，必须老远地到河边去挑水；即连每天的排泄物也得自己挑去倒。煮饭烧

菜，必须以煤球生火，一顿简单的餐食，至少必须弄上三个小时，每每弄得灰头土脸，精疲力竭，弄好之后，人也累得瘪瘪的，根本没胃口。

后来，经过了对方的努力和奔波，终于在锡园分配到了一套小房子，两个房间，一个小厨房。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卫生间，换言之，各家各户在屋里方便之后，还得拎着粪桶，拿去倒在共用的小粪池里。此外，屋里没设暖气，冬天来时，气温降至零度以下，冷得连头发都僵直了。尽管如此，由摇摇欲坠的木屋迁入了钢筋水泥的建筑里，八叔还是成了许多人钦羡的对象，而他自己呢，着实也感到心满意足。

在锡园，一住便是漫漫长长的二十年。其间爸爸曾多次到中国探访八叔，每回去，都住在锡园。大解小解，是爸爸永远的“噩梦”。他皱着眉头忆述：

“粪桶就放在房间的一个小角落，垂着一块小布帘。大小便都在那儿解决。房间里永远充斥着一种驱除不掉的臭气。最惨的是，没有卫生间，不能畅快地洗澡，只能把水一勺一勺地舀进大盆里，用小毛巾草草地抹身。每天如此，身上好像长出了一层汗酸味，熏得连自己也觉得头晕哪！”

八叔的三个孩子逐渐成长，而整个中国也以一种始料不及的速度，一寸一寸、一尺一尺、一丈一丈地变着、变着，天翻地覆地变、沧海桑田地变。

八叔的三个孩子逐渐成长，而整个中国也以一种始料不及的速度，一寸一寸、一尺一尺、一丈一丈地变着、变着，天翻地覆地变、沧海桑田地变，而随着经济面貌的改变，人们的生活，大幅度地改善了。

五年前，八叔动用了毕生的积蓄，加上海外兄弟的帮忙，以十五万元人民币，在沁园新村买了一所极端舒服的房子，一厅、两房、一厨房，屋内设有卫生间。在搬离锡园的那一天，他也终于和那个使用了整整二十年的粪桶诀别了。

次日傍晚，在约定的时间里，八叔来了。

脸尖而瘦，比脸更瘦的，是他前胸贴后背的身体，像一

根干瘪的稻秆，风一来，便会飞卷上天，消失得无影无踪。岁月，毫不留情地染白了他的头发，白得那么彻底，像顶着一头白花花的雪。和他的外形全然不符的，是他的声音，宏亮、有力、中气十足；和爸爸的描述全然不一的，是他的神情，开朗、乐观、笑容满溢。

我们一起走到旅馆的大门口去等计程车。我注意到，他手里虽然拿着拐杖，但是，健步如飞，拐杖不着地，好似仅仅只拿着来当随身武器似的。我忍不住开口说道：

“爸爸说您坐轮椅，我以为会看到一个形容枯槁而毫无生气的人……”

他一听，便仰天大笑：

“哈哈，哈哈，你万万没有想到，我生龙活虎，健壮得可以打老虎，是吧？”

我忙不迭地点头应道：

“是是是！”

他又笑：

“老实告诉你，搬进了沁园不久，我便弃轮椅不坐了。生活条件改善了，人的健康情况也一天一天地好了起来。”

计程车走不多久，便抵达了沁园新村。

应门的，是八婶。

和八叔恰恰相反，八婶长得十分富态，双颊鼓突鼓突的，像一只超大的苹果。她比八叔小了整整十岁，尽管结婚多年，可是，八叔提起这个无锡女子时，眼里依然满满地盛着快乐的笑意：

“她皮肤极好，吹弹得破，每回冬天来临时，双颊总是红彤彤的，十分好看。”

成亲之际，八叔在南京工作，八婶呢，住在无锡，两人只有周末才能相晤。聚少离多，那种相濡以沫的感觉，比寻常夫妻来得更强烈。他们共乘的那一叶“生活的扁舟”，在浮浮沉沉地经历了无数的惊涛骇浪之后，终于安安稳稳地停在一个无风无浪的美丽港湾里。大厅里，挂着一张巨

聚少离多，那种相濡以沫的感觉，比寻常夫妻来得更强烈。